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 第七回 花虹挽妻驚繡閣 賽金設計辱嫂嫂

話說李府太太與淡氏大娘見日已西墜，尚不見李榮春回家，叫三元來問道：「大爺到花家去討施小姐，不過留一杯茶，還與不還也該回來，為甚到這時候尚不見回？爾與來貴去花家問。」三元道：「曉得。」同了來貴走到花府問管門的老家人，那管門的受過花子能吩咐，只說不曾來，三元與來貴道：「這就奇了，大爺親口與我說要來花家討施小姐，為何他們說不曾來？」又到海豐寺問法通，只見門是鎖的，又到各處訪問，並無下落，只得歸家回復太太。太太與大娘分憂悶，只得又差三元再往各處去打聽，這且不表。

且說花子能聽了花榮的計，叫了幾名家人埋伏在小姐樓下，守了一夜不見動靜，花子能見沒動靜，遂到沉香閣來，見碧桃問道：「少奶奶可起來否？」碧桃道：「起來了。」花子能走上閣來。那秦氏梳妝正完，尚未穿衣服，斜倚在窗前，一手拿一枝烏羽毛扇，一面搖扇一面想道：「少爺小妾三一個，那裡輪得到我？一月之外才得一次，好似活守寡，前世不修，今世來嫁著他。昨日又搶了一個施小姐來家，不知為甚不肯與少爺成親，反將少爺打了三倒。」不說秦氏正在思想，忽見少爺走入房來，忙起身問道：「少爺起得早埃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不要說起，昨夜一夜未曾睡著。」秦氏道：「請問何事一夜不睡？請坐了好說話。」花子能道：「爾也坐了。」遂將李榮春來討施碧霞說起，一直說到跌下樓止，又道：「現時家人還伏在樓下，如今要求少奶奶上樓去將紅花臥房也搜一搜，不知少奶奶可肯行否？」秦氏道：「少爺，爾太粗心了，紅花房裡乃第一要處，為何不搜，卻到賽金房裡去搜。這正是癢處不扒，不癢處扒到血流。」花子能道：「為因心忙意亂，失此一處，卻又被」花賽金將劍要殺，只得逃命要緊，卻忘了紅花的臥房未搜。」秦氏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，焉有妹子敢殺親兄的理？又將男人藏在房中，真正氣殺我也。只是我與丫頭們都是女人，拿他不住，如何是好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不妨，我樓下埋伏著家人，爾若見了李榮春只要大聲喊叫，我們就好上樓來拿他。」

秦氏道：「如此說不妨，待我去搜便了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到底是夫妻，爾好去拿住李榮春，待我放了心夜夜好來伴爾睡。」

秦氏道：「我是不想爾的，爾去伴他們，我是獨自睡慣了。爾自下去，我也立刻就去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原是我不是，改日來謝罪。我如今且下去，在書房等少奶奶爾的消息。」說完下閣去了。

秦氏叫齊了這些丫頭、使女，自己穿好了衣服，下了沉香閣，帶了丫頭來到賽金樓下。見這些家人們俱埋伏在樓下等候，碧桃說道：「少奶奶來了，爾們還不立起來？」眾人見秦氏走到，大家立起身道：「少奶奶來了。」秦氏道：「爾們在此等著，若聽我叫爾們上去拿，爾們就要上去拿，若李榮春走了下來，爾們拿住了等少爺發落。」眾人道：「曉得。」秦氏帶了四名丫頭，一個名叫雙桂，一個名叫碧桃，一個名叫春梅，一個名叫秋菊，這四名丫頭狐假虎威將門亂打。那紅花同著小姐三人都是四更以後才睡的，此時紅花服侍小姐梳洗才完，只聽得打門甚急，那叫門的人聲甚多，花賽金道：「如何的，他又來了。」紅花道：「小姐，如今不怕他了，待奴下去開門。」

走下樓來，此刻膽便大似昨夜的幾倍了。遂將門開了，見是秦氏，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少奶奶。」秦氏道：「爾們將此門關好了，隨我上樓。」雙桂將門關了，秦氏又道：「紅花，爾先走。」紅花道：「丫頭不敢，少奶奶先請。」秦氏道：「不要爾假有禮，叫爾先走爾就先走，誰要爾多禮。」紅花道：「如此怨丫頭無禮了。」遂先上樓報與小姐道：「少奶奶來了。」

四個丫頭隨了秦氏上樓來。

那賽金沒奈何，勉強起來迎接道：「嫂嫂來了？」秦氏道：「我的來意姑娘諒是曉得的。」賽金道：「嫂嫂說得好笑，我又不是神仙如何曉得爾的來意？」秦氏道：「不必假不知，就是那李榮春的事。」賽金道：「李榮春怎麼樣？」秦氏道：「咳，姑娘啊！他與爾哥哥有天大的冤仇，爾不該黑夜將李榮春藏在樓上，又如何敢欺負兄長，拿劍就要殺他？」紅花在旁道：「少奶奶，這是少爺不是，自己走上樓來欺負小姐。」秦氏道：「不要爾管，爾何必多言。」賽金氣得兩眉倒豎，滿面通紅，道：「就算我藏了李榮春，爾便怎麼，有甚憑據？」秦氏道：「不要管有憑據無憑據，待我做嫂嫂來看看。」賽金道：「胡說，我父乃一品當朝，三位叔父俱為高官，我雖女子，頗知禮義，焉肯收藏男人？無憑無據，劈空陷人，昨夜哥哥來搜不出，爾今又要來搜，一次風波尚未歇，爾又要來再起風波。還是哥哥叫爾來，還是爾自己要來尋我惹氣？」秦氏道：「不要爾管，我自來亦可，爾哥哥叫我來亦可，總是要搜的。」說聲未完便叫四個丫頭將紅花房裡先搜起來。這四名丫頭領命先去紅花房裡搜尋。花賽金見了登時大怒，道：「秦氏啊秦氏，爾休得太無禮，聽信了丈夫之言來與我作對，爾休得太欺負人，我見過多多少少的惡婦，並不曾見這不良惡婦。」秦氏也大怒道：「賽金，爾休得開口傷人，爾就有禮豈將男人藏在房中麼？」這四名丫頭道：「少奶奶，紅花房裡搜尋不見。」秦氏道：「尚有賽金房裡各處都去搜來。」這些丫頭東掀西撥，各處搜遍並無影響。

賽金見他們搜不出李榮春，遂道：「秦氏，如今可有李榮春麼？」一把將秦氏胸前扯住道：「如今怎麼說？」秦氏道：「賽金休得無禮。」將頭撞去，賽金順勢一手將秦氏頭髮扯住，將腳一蹬將秦氏按倒在地，騎在秦氏身上掄拳就打，打得秦氏叫痛連天道：「賽金，爾敢打我麼？」賽金道：「我就打爾這不良之婦，爾便怎麼？」說完又打。秦氏叫道：「好打，好打，天下那有爾這惡婦？藏男人，殺哥哥，打嫂嫂，爾們這些丫頭是死的，為甚不向前來救我一救？」這四名丫頭要走上前來勸，賽金道：「誰敢來，連爾們也打個半死。」雙桂道：「春梅姊、秋菊姊，爾們去請少爺來救奶奶。」那紅花也假意來勸，卻暗地裡將拳頭來奉送。秦氏道：「賽金，爾的拳頭為何有許多？」

賽金忍笑不住道：「我是千手千眼的觀音菩薩。」秦氏道：「爾當真要打死我麼？」賽金道：「我也不打死爾，只打爾半死，使爾下次曉得姑娘的手段。爾下次敢再來欺我麼？」

不說秦氏在樓上被打，卻說春梅、秋菊二人走到書房報花子能道：「少爺不好了，少奶奶被姑娘打得也不樂乎。」花子能聽了，連忙走上樓來喊道：「那個敢無禮欺負我小姐？」紅花叫道：「小姐起來罷，少爺來了，看少爺面上饒了少奶奶罷。」

花子能道：「小妹為著何事如此動怒？有話起來說。」賽金見花子能假小心，也就立起身來坐著涕泣。雙桂扶秦氏起，春梅將秦氏頭髮纏好，秋菊將秦氏首飾拾起，花子能假意道：「為著何事如此相打？」秦氏道：「真是天翻地覆，那裡有如此不良的惡女子，藏男人、殺哥哥、打嫂嫂，有如此的惡人麼？」

賽金一面哭泣一面說道：「都是父母不在此，被哥哥欺負了，今日又被這惡嫂來欺負，我如此還要做甚人？不如我與爾三人拼了命，免得日日來欺負我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好小妹，昨夜原是我做哥哥的不是，得罪爾了。今日嫂嫂不知何故，無事又來生風波，害惹爾受氣。」秦氏聽了心中不願，氣衝衝的道：「爾到說得好聽，我好好坐在沉香閣，不知是那狗烏龜公叫我來此，害我受此苦楚，倒反說我無事生風波，真正氣死我也。」

花子能笑嘻嘻的道：「如今都不必說，總是我不是。妹子，爾也不必哭，妻子，爾也不必氣，待我去備桌和氣酒請爾姑嫂雙雙和好息了怒氣罷。」秦氏道：「我是沒有如此的好姑娘。」

花子能道：「什麼話，總是一條縫裡鑽出來的。」花賽金道：「啐！我也沒有這樣的嫂嫂。」花子能道：「那裡話，與爾哥哥一頭睡的總是嫂嫂。」秦氏道：「我也不與爾這呆子說了。」

立起身來下樓去了。花子能就借此勢道：「我去備酒與爾們和好。」一溜煙下樓。走來與曹天雄說知其事，曹天雄呵呵大笑道：「少爺若說李榮春尚未出去這也不難，只要前門後戶叫家人用心把守，不怕他飛上天去。」花子能道：「雖然如此說，倘若他已出去了這便如何？」曹天雄道：「這也容易，只消得力的家人差幾個到外面打聽，若李榮春尚未回家，必然有他的家人在外尋覓主人，若是已經歸家就無在外尋覓了，他必然又另起事端來尋我們了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教師說得不錯。」即忙吩咐一眾家人各處門戶

小心把守，又叫花吉、花祥：「爾到外面打聽李榮春消息。」

那花吉、花祥領命，才出大門就遇著三元與來貴。花吉乖巧，就叫道：「三元哥，爾們要到那裡去？」三元道：「奉了太太之命特來尋大爺，昨日大爺說要到爾們府上來，為何一夜不見回來？我昨日來爾府上問兩三次，爾那管門的總說不曾來。我去回復太太說不在花府，太太與大娘猜疑說必在花府，所以今日又打發我們來問。爾少爺就要留我家大爺也不是如此留法，既留了一夜也該放了出來，為何還不放出，是何主意？」花吉搖手道：「爾不要胡說，爾大爺從不曾到我府中來，我少爺從不肯留人過夜。」三元道：「這也奇了。」沒奈何，別了花吉又去別處訪問。那花吉回身進了大門，來到書房道：「少爺，李榮春尚未回家。」花子能道：「爾何以曉得？」花吉遂將三元的話說了一遍，花子能道：「如此說來果然尚未回家，爾們小心打聽。」這且按下不表。

且說秦氏恨著花賽金切齒道：「可恨這賤人，殺哥哥、打嫂嫂，世間難容這等人，我若一朝權在手，那時決要將令來行。」

雙桂在旁道：「少奶奶，爾被小姐痛打這也罷了，不過姑嫂不和相打而已，誰知被紅花那小娼根假意上前相勸，卻暗地揮拳將少奶奶亂打，我真正替少奶奶不願。」秦氏大怒道：「嗚啊！他敢如此大膽。我道賽金拳頭為何有許多，原來是這個賤人亦來打我麼？我叫他主僕認得我便了，正是有恩不報非君子，有仇不報非丈夫，我若不報此仇也在為人了。」

且不說秦氏要報仇，再說花雲一心想著紅花，道：「如今不怕他不依從我了，他要想將恩報我，便幫他做報恩人，如此的難事我也與他做了，還怕他不依從我，也不怕他不從。待成了事我去求少爺要他將紅花賞我為妻，那時挽起眉毛做人家。只是今日為何不見他下來？也罷，自古道：要吃無錢酒，須要工夫守。待我守著他便了。」

不說花雲癡思妄想，卻說花賽金對紅花說：「此事若不是早預備著，今已被他搜出了，爾的性命難保自不必說，連累我也難以做人，那屈言屈語如何聽得？就是長江之水也洗不清。」

紅花笑嘻嘻的道：「多謝小姐莫大之恩，丫頭就是碎身粉骨也難報小姐之恩。」賽金道：「我且問爾，那李榮春藏在那邊，怎麼得放他出去？」紅花道：「解鈴還須繫鈴人，再去問花雲，看他有甚妙計可以放李大爺出去。」賽金道：「不可，那花雲到底是小使，不便與他長往來，且等盧小姐回來我將此情與他說知，要他用個金蟬脫殼之計放他出去。」紅花道：「小姐，前日盧小姐說他母舅安老爺乃六月初四日生日，今日初四日乃是拜壽之日，必有戲酒留住，安老爺必要留餐日，明日未必就回。李大爺度日如年，豈不急壞了他？」賽金道：「這也無法。」

紅花也是沒奈何，不過李榮春早一時回去，他早一時放心，雖說搜不出，到底是懷著鬼胎，就是一日三餐羹飯，乃是廚房端正辦來的，不過紅花與小姐二人吃的羹飯而已，如今多一個人要吃，不敢到廚房多取，恐起疑心，只好二人少吃些，留些與李大爺吃，這且不言。

再說盧賽花同夫人到安府拜壽，那日安老爺夫婦一早起來與眾人拜過了壽，內中有個史翰林的小姐，為人生性價做倚，他是富貴人家的小姐，將盧賽花看不在眼底，甚至談說言語之中好生嘲笑。那盧賽花焉能受得這氣，與他鬥了一場氣，盧老夫人道：「今日母舅生日，須要大家和氣歡喜，為何鬥起口舌來？」盧賽花道：「我卻受不得這閒氣，母親，回去罷。」安老爺夫婦與眾人都來相勸，盧賽花執意不從，登時與母親上轎回府。夫人歸到府中，出了轎走進房中，小姐伴夫人坐了一回也進自己樓中。不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